

钱眼识人

似是故人来



花言峭语



## 李亚鹏和他选择的命运样本

李亚鹏发布了关于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为房租问题,即将面临关闭的31分钟视频后,所有关于李亚鹏的说法全部翻盘,尽管也有人期待他在这个事情上再一次翻船,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强有力的证据。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人愿意照顾众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引发最广泛的支持。

不过,再次重温李亚鹏的生平故事后,我和很多人一样,难免要想,那就是人要选择什么样的命运样本,以及要不要拥抱和融入这样的命运样本。

在李亚鹏发布了那个31分钟视频之后,很多人都联想到他演的一系列的角色,尤其是《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并且把这件事和郭靖守襄阳相提并论,也拿令狐冲的一生和他的进行对照比较。不得不说,其中有很多可以互相映照的事件。

不只李亚鹏,我们视野里的很多演员,都走上了一条和自己演过的角色相近的道路。比如《红楼梦》剧组,从陈晓旭到张莉,从东方闻樱到演妙玉的姬培杰,每个人的人生走向都和她们演过的角色高度一致。他们演过的剧本,最后成了他们的人生剧本。陈晓旭自不用说,最近因为B站的影视解说,重新引起观众注意的东方闻樱,在演过探春之后,立刻投身录影带电影市场,制作了大量动作片、惊悚片,成为那一波浪潮中的影视大鳄。薛宝钗的扮演者张莉,则远赴异国,并成了地产商。

是不是可以说,演员最终都会变成自己曾经演过的角色,当然不是所有的角色,而是他演过的角色里最强、最大、最有命运纵深的那些。那些角色一旦出现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里,简直像是一颗致命的小行星。

也不难理解,导演和剧组选择演员的时候,必然首先要考虑演员形象气质和人物的相似度,演员能够顺利呈现这些角色,也说明了他们在性格气质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陈晓旭,从小就喜欢阅读和诗歌写作,寄给《红楼梦》选角组的简历里,还有自己写的小诗。李亚鹏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热衷于攒事组局,搞摇滚演出,赚到钱就转手去做公益。可以说,是这些经历把他们推上了通往角色的绿色通道。

当年的影视制作环境,也创造了让他们和角色合二为一的环境。像《红楼梦》这样的剧,或者当年的武侠大制作,制作周期都非常长,给演员很长的时间去揣摩和进入角色。那些演员当时也都非常年轻,正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年代,演过这样的角色,其实就等于在寻求性格形状的时候,进了一所培养性格命运的学校。演过这样的角色之后,难免会假戏真做,在很多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会想起自己曾经琢磨过的这些角色。之后会亦步亦趋,逐渐顺理成章地合二为一。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一旦他们演过凝聚了理想人格投射的角色,观众们会对他们抱有期望,希望他们和他们演过的角色一致,会不停地暗示、要求、催眠、约束和规范,让他们走上角色曾经走过的道路。

专门研究明星的理查德·戴尔说:“明星是我们生命的样本。”但实际上,这些明星也有他们的生命样本。不管是真度姬还是假霸王,最后都走上了他们命定的道路。就像李亚鹏,当他遇到了他的襄阳城,的确忍不住要去守一把。而这样的行动,是有后果的。

在李亚鹏因为嫣然天使医院的争议成为焦点后,几个视频平台上,都有在嫣然做过唇腭裂手术的男士女士男孩女孩展示手术前后的照片,来声援李亚鹏和嫣然儿童医院,那些视频动辄点赞几十万,回复几千上万条。那些回复无比真挚,是任何水军写不出来的。

只有认真看过那些回复,才知道这件事里蕴藏的情绪是什么。这件事其实在宣告一种情绪,宣告了普通人是多么渴望被看见、被照顾,得到托底和保底,在遇到自己无力解决的麻烦的时候,得到一些善待,哪怕只是几句好听的话,一些不那么难看的神色。

那个手术序列后期的几次手术,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生活在大城市里,得到照顾的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个唇腭裂的小孩,在十几年时间里,被录入一个系统,反复去北京的大医院做免费手术,给整个村庄带来的那种安慰和期待。

它激发的那种情绪,那种得到照顾的期待,那种信念的修复,才是这件事的关键。而这件事的触发者是一个演员,他怀着某种信念,选择了自己一生要扮演的角色,并兢兢业业地,在戏里戏外,完成了这个角色。

韩松落  
作家

来自东北的作家双雪涛可以说成了华语电影的“宠儿”,他的小说屡屡被改编,被搬上大银幕,就在眼下的院线形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局势,《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同时放映,对于我自己来说,前者是导演朝着商业类型片喜剧的一次低空飞行,接着接地气,尽可能去挠大众共鸣的爽点,票房略胜一筹。而演员董子健转型导演的首作“安德烈”却有任性的作者表达,片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并非是冰天雪地的东北,而是成年人与自己过往不能与人言二二的隐秘和解。如果要用一个非常简练的话来概括故事情节,我能想到的就是一句古诗词,似是故人来。最微妙,最令人唏嘘的就是这一个“似”字,成长路上亲密相伴的朋友走丢了,多年后他似乎回来了,转瞬又归于寂静。

电影一开始,主人公李默给一家人拍照,我认为这是有迷影情结的,有些像杨德昌的《一一》,对面是家庭范本,掌镜的却是原生家庭残缺的幸存者,而记忆中的好友安德烈就像杨德昌片中的洋洋那样根本不想长大并且做到了。李默接到父亲葬礼电话时,焦虑或抑郁导致的躯体反应正在回潮的路上,他并不想回沈阳去面对过去,所以整部电影就像姑姑说的,怎么花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是路况,但更多是他主动选择的,逃避心态让回乡的路更长,但无论如何,好朋友安德烈还是出现在眼前,陪着他回乡。

“门”绝对是想象中安德烈出现的信号,也是他返场的“门”。第一次是飞机卫生间的门,我特别注意到李默出来时没有飞机卫生间巨

大的抽水声,这像是李默期待安德烈返场的“深呼吸”时刻,果然安德烈也是从对面的门走出来,飞机的摇晃其实是李默情绪波动的外化;另外一个门就是机场滞留提供的宾馆房间,在李默进房间时,他回头也看了看对面房间,逻辑跟飞机上是一样,已经开始想象安德烈就在门背后。同样,酒店的餐厅也有一道玻璃门,门上贴着装修告示,门外是现实,门里是他们两个“好久不见”的聚餐,一棵圣诞树分隔阴阳,但玻璃上的倒影从来就只有一个人。门也是李默父亲工厂锈红色的铁门,门外是大人残酷世界,门里是他们逃避的秘密基地。

个人觉得导演有更大胆、冒险的文本尝试,一锅正在烧开的水浇到安德烈的背上,李默从此也感觉到奇痒无比,是躯体化反应,更是两人灵魂呼应关系的暗示。两人第一次踢球之后去澡堂洗澡,李默看到了安德烈背上的伤痕;后来安德烈出事后,李默的父亲跟儿子讲自己在酱菜厂的经历,墙上的投影可以理解是父子俩,但更像是李默和安德烈,小伙伴如影随形。电影的片尾用了罗大佑作词的《明天会更好》,在华语乐坛耳熟能详,但其实它还有一个调子更悲凉的歌词原版,写尽了对世界通行逻辑荒谬性的愤然,最终面世的版本还是改得有阳光,有希望,就像李默最终还是走进合唱群里,走进成人世界,用平凡疗伤。看这样一部有强烈表达欲的电影,是旧时光的回弹,会有点疼,但也最终会过去,这是我的感受。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翠湖春晓又一年

切莫被电影《翠湖》那张温情脉脉的海报“欺骗”了——这部院线新片讲述的中国式家庭,一开始并非岁月静好,甚至可说是刀光剑影。至于昆明那片翠湖,看似水波不兴,也因人间琐事显得暗流汹涌。不过,一步步随人物走下去,才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后来才察觉:电影写的其实是一个老人的“重生之再世为父”。

话说大学教授谢树文与三个女儿,以及女婿、外孙外孙女,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老伴去世周年忌日那天,平地起雷:老谢提出搬回去住。兹事体大,女儿们当场痛斥他这辈子极端自私。话讲出来叫人难堪,比如母亲刚走不久,他就想另觅新欢,嫌他生性凉薄。一段黄昏恋眼看快要泡汤,但谢教授也顺从了女儿的意愿。他宁可伤害等候他的另一位老人。

因为这一开场大戏,电影前半部分让人非常不安,这不安,也是电影主创力图传达给观众的某种情绪:对于家族创伤、代际冲突等系列难题的处理,片中人大多是“刀子嘴,豆腐心”,一言不合就开始唇枪舌战。那场戏可说是直接揭穿了家族的老底。因为特殊时期命运动荡,父亲是个缺席的父亲,女儿又像履行了母亲的责任,总之是一步乱,步步乱,整个家族如同一栋破旧老屋,非要整出些动静,靠

怨怼、争执、撒谎、出走,逼迫各人潜能迸发,才能形成一道强悍屏障,抵挡老房倾颓。这是他们迫不得已的平衡术,也得亏有胸中那一口恶气撑着,否则必会被人生困苦压垮——片中也曾回忆往昔经历,她们若不当恶人,便会被恶人欺。不止老人,儿女们皆有可怜可叹之处。

子女阻挠父亲婚恋的那场戏,也会导致对电影的某些误读。都什么年代了,还会有那样不近情理的桥段。想想近八十年前的电影《哀乐中年》,老父亲还可以寻觅第二春,甚至催生了后来李安在《饮食男女》里让郎雄恋上张艾嘉而非归亚蕾。电影也被一些评论拿去与《一一》《饮食男女》作比,大抵因为讲的都是华人家庭图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落在家庭结构上,如同投石入湖,激起层层涟漪之后,劫波散尽,伦常亲情依然连绵不断。这些作品有的残酷剖析,如手术刀般锋利,有的则内敛含蓄,太极推拿般绵柔,《翠湖》乍看兼而有之,外冷内热,形成剧作张力,或者说,它把龌龊难堪的一面展露无疑,又用翠湖水稀释了这份残缺与脆弱,以无限宽厚与体恤,托起那个已失序的家族。如你所见,湖水足以接纳万物,红嘴鸥的聒噪,城市的喧嚣,幕天席地的岁月风霜,一旦到了湖边,归于一片宁静。

旧创未愈,只会遗传下去,老人可以撒手而去,只是子孙还会身陷诅咒。谢教授乍看是牺牲了个人幸福,实则是重返家庭为子孙后辈疗伤,这桩苦活累活非他莫属。他终究完成了这个任务,以迟到的家长身份,目送后代步入婚姻殿堂。他的暮年转变,终于迎来翠湖下一个春天,人生世代交替,尽在其中。

长风新  
媒体人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